国内统一刊号:CN51—0098　邮发代号:61—85　企业家日报网:www.zgceo.cn　电子版:www.entrepreneurdaily.cn　官方微博:http://weibo.com/jrwbd　http://weibo.com/qyjrb

企業家日報

华东周刊

EAST CHINA WEEKLY

A1 特稿 Feature　总第174期　2023年10月17日　星期二　主编:马晓才　执行主编:李　洁　徐青青　美编:楼燕红　战略合作:杭商传媒　联系电话:0571-85068763

杭州的边城

■ 陈富强 / 文　马祯俊 / 摄

从杭州市区出发，沿天目山路西行，过紫金港路，可见右侧大片的草木丛生，坐于车内望窗外，那片草木，恍若不见边际，无比宽阔。

城区的喧哗，至此戛然而止，突然安静下来。

偶尔，在树林茅草间，能瞥见水色的反光，约略可知是一个一个的湖泊。是的，这就是杭州的西溪湿地了。

一个西溪，一个留下，它们是唇齿相依。

据说一千多年前，南宋皇帝赵构逃到杭州，一见西溪，就被这“一曲溪流一曲烟”的美景迷住了，如果不是他后来找到了凤凰山，他是曾经想过要在西溪建皇城的，当时他还说了一句“西溪且留下”。于是，西溪就这样“留下”了一千多年。

西溪湿地的形成，应该是很久远以前的事。但是，它的整治，却很晚。我第一次去西溪，是家迁城西以后。骑自行车，顺文三西路，大约五分钟，就到了一片乡村，连片的池塘，虽说是夏天，却不见莲荷，池塘边，有树杂乱地生长，树盘根错节，根系伸入水中。这一带，我们习惯称之为蒋村。

蒋村也是城西最早开发的生活居住地。后来，大片的楼盘在这里生长，城西也因此成为杭州市区最大的群住处。那时的西溪，是一大片农村的田园，河流、池塘众多，但蒋村人，多以养猪为业，没有环保配套，所以，西溪的水，就到处散发着猪粪的气息。

西溪所在地的蒋村乡，每年的端午，有划龙舟的习俗。龙舟在狭窄的河道里劈波斩浪，能够想象，那个景象，必然十分热闹。

西溪还有一绝，就是遍植柿子树，一到收获季节，树上的柿子红了，到处都是红艳艳的，好像整个西溪，都挂满了一盏盏红色的小灯笼。

除了柿子树，西溪最为壮观的景色就是芦苇。西溪的秋天，芦苇遍地，开出白色的花儿，秋风一吹，苇絮四散飘扬。白色的芦苇，长于水边，一枝枝亭亭玉立，仿佛家家池塘边，站满苗条的西溪女孩，长发飘飘。

那次骑车去西溪，更多的收成，是泛起许多童年的记忆。记忆中的家乡，多河流，也有芦苇，但没有西溪密集。回家后，晚上睡梦中，也会听见西溪的呼吸。后来，西溪研究会邀我入会，既然是研究会的成员，就多了一份责任感。于是，根据第一次去西溪的经历，写了一篇随笔《屋檐下的西溪》。

说来惭愧，后来，西溪研究会给我发过好几次通知，具体管事的一位老师还给我打过若干次电话，内容都是通知我去参加研究会的活动，但我都以工作忙为由推脱了。现在想来，实在不该。更加不应该的是，我的住家与西溪近在咫尺，在西溪整治后，却一直没有好好去看一看西溪。

直到去年初冬，我竟连着两次去了西溪，才发现，自己是多么的蠢笨。这么好的风景，就在家后，竟然时隔这么久才去欣赏。而我的一位朋友，以写散文著称的苏沧桑，居然已经创作了一部以西溪为背景的长篇小说《千眼温柔》。我还没有读过这部小说，但创作语言一向温婉、淡雅的苏沧桑，以散文的语言编一个西溪的故事，一定好看。以我俗人的眼光看来，这部小说，一定要有男欢女爱，因为去过西溪的人一定觉得，这个地方，适合恋爱。

湿地一期进口处在周家村。去的那天，天气稍许有些阴，湿地内，几乎看不见一个徒步的游人。西溪湿地的栈道，已经修建得四通八达，栈道沿河，依池塘而建，如此安宁的栈道，十分少见。栈道两侧，或是河流池塘，或是芦苇、茅草与杂树。西溪的树，是从前留下来的，树种繁多，也没有过多人为干预，只要有河流有池塘的地方，就一定树木葱郁。湿地适合树木生长，一截木桩插下去，来年的春天，也一定发芽。

西溪的船，分为机动船与摇橹船。看西溪，最好是坐摇橹船，它的速度相对缓慢，适合看风景。船舱面积不大，顶多够坐六人。一张小方桌搁于舱中间，泡一杯龙井茶，再放一些杭州本地产的花生、瓜子。沿着曲曲弯弯的河道，慢慢摇去。西溪就如一幅画卷，在欸乃的橹声中，缓缓舒展开来。这幅画，张大千没有画过，黄公望也没有画过，我想，西溪是在等待一位千年一遇的画家吧。

摇橹的船娘，大多为三十出头的蒋村妇女。她们的杭州话不地道，普通话也不够标准。因此，听上去的普通话有蒋村方言的味道，外地人勉强能够听懂。

说来奇怪，西溪湿地与杭州市区唇齿相依，蒋村人说话的口音，却与杭州中心城区的市民，有明显的差异。那天为我们摇橹的船娘的脸，有些黝黑，是被西溪湿地的风吹得吧？她很健谈，从船离开码头，就一直在介绍西溪。船娘的介绍，听起来不像正规导游那么流畅，但因为船娘是土生土长的西溪人，她对西溪的感情，却不是一般职业导游所能相比的。

在经过一片较为宽阔的河道时，船娘指着右侧河边，要我们准备好相机，我问为什么？她说这儿经常有野鸭出没。船娘的话音刚落，两只野鸭就摇头摆尾从水边游了过来。野鸭不大，至多是少年模样，不知它们是否处于青涩的热恋当中，一前一后，紧紧相随，对于驶过的船充耳不闻，自顾自贴着水中的茅草向前游动。

看着野鸭消失在视线中，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，就问船娘，蒋村的那些猪去了哪里了？船娘回答说，西溪湿地的村民，早就外迁了，人都外迁了，猪还留在这儿做什么？她接着说，要是猪还在湿地里，你能看到这样清爽的河道？

船娘说得是，船舷外的河水，与我第一次所见，已经不同，也许没有西湖水那般清澈，但因为污染的源头已经切除，西溪的水，已基本恢复从前的样子，而且随着水生植物与鱼的不断净化，西溪水质的澄澈，指日可待。

船娘同意我的观点，她说，她从小就在西溪长大，看过西溪水最清的时候，能看清河底的水草。她也看过西溪被污染的时候，河流池塘混沌不堪，简直臭不可闻。而现在的西溪水，虽说还没有彻底恢复到她小时候的模样，但已十分接近。

船娘一点也不怀疑，西溪水很快就能够像她小时候见到的那样，看得见鱼虾在水底游来游去了。

那天同船的客人，来自西安。到西溪的周家村入口处，他们颇为诧异，以为是湿地，就一定距离城市很远，但根据车程推测，西溪湿地根本就在市区。我说，可以这么认为，西溪湿地是在杭州市区，更加准确地说，是在杭州市区的边缘。因此，有专家把西溪比作杭州的肾。

西安客人大为感慨。交谈中，我说去西安能看历朝历代的皇帝，一脚踩下去，不知就踩到了哪个皇帝的肩膀。杭州虽说是古都，但原始的历史遗存已经不多，所以只好带你们来看看西溪的水，西溪的草和树。不过，要论西溪的形成历史，算起来，也有1800多年，从这个角度看，与西安的秦王朝，稍晚一个朝代而已。

研究西溪起源的专家说得似乎更玄乎，他们认为，算起来西溪的最初形成，可以在现在已经形成共识的基础上再上推三千年。他们的理由是，在四五千年前，西溪的低湿之地，如受天目山春夏洪水的冲流，就会被淹没，西溪也因此成了湖泊。而干旱季节，湿地就出现了。于是，随着自然的变化，湿地也随隐随现。

这个说法，从西溪所处的地理位置看，不无道理。湿地位于天目山路以北，而天目山路的命名，显然是它的延伸段，与天目山相连。至于西溪地势的低洼，我是有切身感受的。2007年的暮夏，一场台风过后，杭州城大雨倾盆，连续下了几天几夜，周一早晨上班，开车出门，才发现整个城西道路已经被水淹没。

客人在船上，话题广泛。带队的领导对我说，今天说的，平时在单位里绝对是禁忌，可见西溪是个让人说真话的地方。客人还说，外地人多知道西湖，却不知，离西湖不远，居然还有这么一个好去处，藏在深闺人未识啊。

坐着摇橹的船，带着自己喜爱的女人，在西溪曲里拐弯的河道里走一走，难得的人生经历啊。西北汉子豪爽，对于他们口中所说的女人指向，有弦外之音。看我疑惑的眼光，领导哈哈大笑，举起相机，对着芦苇一阵猛拍，说，你瞧，我说了，西溪是个让人吐真言的地方，真是酒未喝，人已醉。同船的人一起大笑，惊起河边林间的一群飞鸟，呼啦啦飞向远处。

船行至秋雪庵，船娘将船靠岸。她说她要去给我们装一瓶热水，这时，我才发现船上的热水瓶已不知不觉间让我们喝空了。船娘要我们上岸，去秋雪庵楼上看芦苇。船娘说，那儿是整个西溪湿地看芦苇最好的地方，没有船，人是到不了秋雪庵的。

我们依船娘所言，上了秋雪庵的二楼，站于阳台，凭栏而眺，一片宽阔的水沼地，除了树和茅草，果真如船娘所说，是无边无际的芦苇滩地，芦苇正开花，视线里，只留下白茫茫一片，恍如大雪纷纷落下。

我顿悟，秋雪庵的名字，与一般想象中的“庵”不同，这个秋雪庵名的来历，可能与我眼前的芦苇有关。一到秋季，芦苇雪白的花儿开遍了湿地，酷似雪后景象。

看庵内的介绍，才知秋雪庵，与一个明代叫陈继儒的书画家有关。他所题的“秋庵”，是取唐朝诗人“秋雪濛钓船”意境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秋雪庵，是依据民国时期的老照片重修的。瓦墙之间，依稀可见那些尘封的时光在悄悄行走。

在秋雪庵，偶遇作家毕淑敏。我上楼时，已有几个人在栏前眺望，其中一中年女子，面相颇为熟悉，却一时想不起是谁。随后上楼的西安客人说，他看见作家毕淑敏了，我才恍然。

据说，西溪湿地有一些房屋，为文化名人做工作室。我的理解，所谓工作室，大约就是将房屋以非常优惠的条件让那些文化名人工作、学习和生活。不管这个理解对或是错，杭州的做法，却是很有些胆略的。

西溪湿地的确适合文化名人居住。他们若是诗人，能为西溪吟出一首好诗，他们若是画家，能为西溪画出一幅好画，他们若是小说家或散文家，能为西溪奉出一部好作品，并且流芳百世，西溪的意境，就会多一些雅致，多一些风花雪月。

不知道毕淑敏是否在杭州市的邀请之列，也在西溪开出一间工作室来，毕淑敏不光是作家，还是一位出色的心理学家，她开工作室的理由应当更加充足。她若是在西溪，一边写作，一边研究心理学，估计在两个领域都能成大器。

可是，能够青史留名的作品，也许一千年才出一部，看来，我是很难读到类似苏东坡白居易颂西湖那样伟大的作品了。好在西溪的存在已经几千年，再等一千年，让后人来赏析，也无妨。

从秋雪庵回到周家村码头，刚好两个小时。船娘说，要不是天色有些暗了，也有些冷，在西溪湿地看两个小时，是远远不够的。坐船看西溪的好地方还很多，比如西溪草堂、烟水渔庄、深潭口、梅竹山庄。船娘特别推荐我们去走走福堤，她提醒我们，福堤是免费向游人开放的。

西安客人离开西溪时有些恋恋不舍。对于福堤，也心向往之。但是时间不允许了。我答应西安客人，若是他们下次再来杭州，可带上喜欢的女人，我就带他们去走福堤。西溪的野趣，是城市的钢筋混凝土丛林间所难以想象的。在西溪的船上能看乡村景色，还能说心里想说的话。这是西安客人给予我的启示。

船娘口中所说的福堤，整治时间要晚于西溪一期工程。如果说西溪一期适宜坐船，那么福堤则是漫步者的天堂。

我去福堤，与前一次到西溪湿地相距不足一月。无论从哪个方向进福堤，都有无限的风光可欣赏。如果是从天目山路一侧进入福堤，那么以福堤为界，右为高庄，左为洪钟别业等景点。去西溪，无论是一期，或者是福堤，最好避开双休。冬季的福堤，因为多植为竹，所以在色彩上，没有受太大的影响，倒是一池一池的残荷，一路的杉树，尽管有些萧瑟，却能从悲凉中体会到一种自然的轮回。

天冷不要紧，只要有阳光，身旁走着自己心爱的女人，在西溪的竹林、茅草、芦苇荡间走走停停，就会有最温暖的记忆。读野史，从前的文人墨客，游类似西溪这样的景点，必有美酒佳人相随。而西安的客人，说的要含蓄一些，他们所指的男人喜欢的女人，与我理解的心爱的女人不同。也许，西安为历朝历代的帝王文化所浸淫，皇帝们六宫粉黛，建一座华清池也盛不下天下佳丽。在西溪这样乡情野趣浓郁的地方，遥想一下无边春色，也在情理之中。

不过，如果有闲情逸致者，在西溪的阳光下独自发呆，倒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。西溪的人影，不似西湖那么密，所以，西溪的路就显得格外的寂静。而无论残荷，抑或茅草，除了在风中的摇曳，都是不会开口说话的。一个人只管肆意地大声唱歌也不要紧，能听见你唱歌的，只有西溪的水鸟。而沉默地走路，在西溪的池塘边，也是能照进自己的影子的，水中的倒影，看上去似乎有些冷，有些静，也有些寂寞，阳光却始终不离不弃，即使影子投入了水中，阳光也会在池塘里映出一个太阳。

福堤景区可走的地方很多，如果不是假日，所经过的路和房子、池塘大多安静。河渚街是相对热闹一些的地方。那儿的西溪越剧团会在宗祠里排戏，二胡锣鼓一响，演员在台上甩一把水袖，咿咿呀呀唱将起来，寂寥的西溪，就隐隐约约有越剧的旋律回荡。

登河渚塔，可俯瞰西溪全景。河渚街的粉墙黛瓦，尽收眼底，戏台上的演员，着戏袍，在台上款款地走来走去。唱腔已经远去而无声，而那些池塘，依然寂静，只有风将一池清水吹皱。杭州城就在湿地的东面，此刻，在视线里也愈显遥远，看不见人来人往，也听不见车水马龙，仿佛这座都城，是从前的事了。

在西溪走得有些乏力，可寻一座依水而建的亭小憩，这些亭，悉数用原木搭建，盖于亭顶的，也有在木板上再覆一层茅草的，远远看去，就是一座茅草亭子。亭内的栏杆当然也是树木做成的，在栏杆上一靠，阳光恰到好处地照在身上，全身暖洋洋，如果坐的时间久了，很容易瞌睡。

不知在西溪的水边入眠，会是什么感觉？入梦来的，除了西溪的水，还会不会有一个叫翠翠的船娘？翠翠身穿细碎的印花蓝布小棉袄，摇着木船，从河间驶出，她的头顶，飞着一群水鸟，她的船尾，有一列野鸭如影随形。而翠翠的船舱里，满载的却是一船茭白、茅草和鲜活的鱼虾。她摇去的方向，正是秋雪庵，那么，美丽的翠翠，就是秋雪庵的主人了。

黄昏时分，翠翠梳着湿漉漉的乌发，往楼上的栏前一靠，手搭额上一望，西溪湿地的芦苇，就苍茫如雪了，就漫无边际了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）